

名家中篇小说典藏

míng jiā zhōng piān xiǎo shuō diǎn cáng



喊山

葛水平 / 著

名家中篇小说典藏

míng jiā zhōng piān xiǎo shuō diǎn cáng



喊 山

葛水平 / 著

哑巴在喊叫中竭力记忆着她的失语，
没有一个人清楚
她的伤感是抵达心脏的。

撕裂了浓黑的夜空，
地走着、颠着，
团里，
爬上太行大峡谷的山脊，
让山上的植被毛骨悚然起来。

——《喊山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喊山 / 葛水平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1. 5

(名家中篇小说典藏)

ISBN 978-7-5339-3183-4

I. ①喊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61307 号

喊山

作 者: 葛水平

责任编辑: 邓东山

装帧设计: 水 墨

责任校对: 许红梅

责任出版: 朱毅平

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址: [www. zjwycbs. cn](http://www.zjwycbs.cn)

印刷: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

版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32

字数: 112 千字

印张: 7. 625

插页: 2

印数: 1 - 10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339-3183-4

定价: 20. 00 元

目 录

喊 山..... 1

甩 鞭..... 75

地 气..... 167

喊 山

太行大峡谷走到这里开始瘦了，瘦得只剩下一道细细的梁。从远处望去，赤条条的青石头儿悬壁上下，绕着几丝儿云，像一头抽干了力气的骡子，瘦得肋骨一条条挂出来，挂了几户人家。

这梁上的几户人家，平常说话面对不上面要喊，喊比走要快。一个在对面喊，一个在这边答，隔着一条几十米直陡上下的深沟声音倒传得很远。

韩冲一大早起来，端了碗吸溜了一口汤，咬了一嘴黄米窝头冲着对面口齿不清地喊：“琴花，对面甲寨上的琴花，问问发兴割了麦，是不是要混插豆？”

对面发兴家里的琴花坐在崖边上端了碗喝汤，听到是岸山坪的韩冲喊，知道韩冲想过来在自己的身上欢快欢快。斜下碗给鸡们泼过去碗底的米渣子，站起

来冲着这边喊：“发兴不在家，出山去矿上了，恐怕是要混插豆。”

这边厢韩冲一激动，又咬了一嘴黄米窝头，喊：“你没有让发兴回来给咱弄几个雷管？獾把玉茭糟害得比人掰得还干净，得炸炸了。”

对面发兴家的喊：“矿上的雷管看得比鸡屁眼还紧，休想抠出个蛋来。上一次给你的雷管你用没了？”韩冲咽下了黄米窝头口齿清爽地喊：“收了套就没有下的了。”

对面发兴家的喊：“收了套，给我多拿几斤獾肉来啊！”

韩冲仰头喝了碗里的汤站起来敲了碗喊：“不给你拿，给谁？你是獾的丈母娘呀。”

韩冲听得对面有笑声浪过来，心里就有了一阵紧一阵的高兴。哼着秧歌调往粉房的院子里走，刚一转身，迎面碰上了岸山坪外地来落户的腊宏。腊宏肩了担子，担子上绕了一团麻绳，麻绳上绑了一把斧子，像是要进后山圪梁上砍柴。韩冲说：“砍柴？”腊宏说：“呵呵，砍柴。”两个人错过身体，韩冲回到屋子里驾了驴准备磨粉。

腊宏是从四川到岸山坪来落户的，到了这里，听人

说山上有空房子就拖儿带女地上来了。岸山坪的空房子多，主要是山上的人迁走留下来的。以往开山，煤矿拉坑木包了山上的树，砍树的人就发愁没有空房子住，现在有空房子住了，山上的树倒没有了，獾和人一样在山脊上挂不住了就迁到了深沟里，人寻了平坦地儿去，獾寻了人不落脚踪的地儿藏。腊宏来山上时领了哑巴老婆，还有一个闺女一个男孩。腊宏上山时肩上挑着落户的家当，哑巴老婆跟在后面，手里牵着一个，怀里抱着一个，哑巴的脸蛋因攀山通红透亮，平常的蓝衣，干净、平展，走了远路却看不出旅途的尘迹来。山上不见有生人来，惹得岸山坪的人们稀罕得看了好一阵子。腊宏指着老婆告诉岸山坪看热闹的人，说：“哑巴，你们不要逗她，她有羊羔子疯病，疯起来咬人。”岸山坪的人们想：这个哑巴看上去手脚利索的，要不是有病，要不是哑巴，她肯定不嫁给腊宏这样的人。话说回来，腊宏是个什么样的人——瓦刀脸，干巴精瘦，豆豆眼，干黄的脸皮儿上有害水痘留下来的窝窝。韩冲领着腊宏转一圈子也没有找下一个合适的屋，转来转去就转到韩冲喂驴的石板屋子前，腊宏停下了。

腊宏说：“这个屋子好。”韩冲说：“这个屋子怎么

好？”腊宏说：“发家快致富，人下猪上来。”韩冲看到腊宏指着墙上的标语笑着说。标语是撤乡并镇时村干部搞口号让岸山坪人写的，石板屋当初是韩冲磨粉的粉房，粉房的主要收入是养猪致富。韩冲说：“就写个养猪致富的口号。”写字的人想了这句话。字写好了，韩冲从嘴里念出来，越念越觉得不得个劲，这句话不能细琢磨，细琢磨就想笑。韩冲不在这里磨粉了，反正空房子多，就换了一个空房子磨粉。韩冲说：“我喂着驴呢，你看上了，我就牵走驴，你来住。”韩冲可怜腊宏大老远地来岸山坪，山上的条件不好，有这么个条件还能不满足人家？腊宏其实不是看中了那标语，他主要是看中了房子，石头房子离庄上远，他不愿意抬头低头地碰见人。

住下来了，岸山坪的人才知道腊宏人懒，腿脚也不勤快。其实靠山吃山的庄稼人，只要不懒，哪有山能让人吃尽的。但腊宏常常顾不住嘴，要出去讨饭。出去大都是腊月天正月天，或七月十五八月十五，赶节不隔夜，大早出去，一到天黑就回来。腊宏每天回来都背一蛇皮袋从山下讨来的白馍和米团子，山里人实诚，常常顾不上想自己的难老想别人的难，同情眼前事，恹惶落难人。哑巴老婆把白馍切成片，把米团子挖了里边的豆馅，摆

放在有阳光的石板上晒。雪白的馍、金黄的米团子晒在石板地上，走过去的人都要回过头咧开嘴笑，笑哑巴聪明，知道米团子是豆馅，容易早坏。

腊宏的闺女没有个正经名字，叫大。腊月天和正月天，岸山坪的人会看到，腊宏闺女大端了豆馅吃，紫红色的豆馅上放着两片酸萝卜。韩冲说：“大，甜馅儿就着个酸萝卜吃是个什么味道？”大以为韩冲笑话她就翻他一眼，说：“龟儿子。”韩冲也不计较她骂了个啥，就往她碗里夹了两张粉浆饼子，大扭回身快步搂了碗，进了自己的屋里，一会儿拽着哑巴出来指着韩冲看，哑巴乖巧的脸蛋儿冲韩冲点点头，咧开的嘴里露出了两颗豁牙，吹风漏气地笑，有一点感谢的意思。

韩冲说：“没啥，就两张粉浆饼子。”

韩冲给岸山坪的人解释说：“哑巴不会说话，心眼儿多，你要不给她说明清楚，她还以为害她闺女呢。”

挖了豆馅的米团子，晒干了，煮在锅里吃，米团子的味道就出来了。哑巴出门的时候很少，岸山坪的人觉得哑巴要比腊宏小好多岁，看上去比腊宏的闺女大不了几岁，也拿不准到底小多少岁。哑巴要出门也是在自己的家门口，怀里抱着儿，门墩上坐着闺女，身上衣服不新却看

上去很干净，清清爽爽的小样儿还真让青壮汉们回头想多看几眼。两年下来，靠门墩的墙被抹得亮光光的，太阳一照，还反光，打老远看了就知道是坐门墩的人磨出来的。

岸山坪的人不去腊宏家串门，腊宏也不去岸山坪的人家里串门。有时候人们听见腊宏打老婆，打得很狠，边打还边叫着：“你敢从嘴里蹦一个字儿出来，老子就要你的命！”岸山坪的人说，一个哑巴你倒想让她从嘴里往出蹦一个字儿？

有一次韩冲听到了走进去，就看到了腊宏指着哆嗦在一边的哑巴喊着“龟儿子，瓜婆娘”，看着韩冲进来了，反手捏了两个拳头对着他喊起来：“谁敢来管我们家的事情，我们家的事情谁敢来管！”腊宏平常见了人总是笑脸，现在一下黑了脸，看上去一双豆豆眼聚在鼻中央怪凶的。韩冲扭头就走，边走边大气不出地回头看，怕走不利索身上粘了什么晦气。

现在韩冲驾了驴准备磨粉，他先牵了驴走到院子一角让驴吧嗒两粒驴粪，然后又给驴套上嘴护捂了眼罩驾到石磨旁，用漏勺从水缸里捞出泡软的玉菱填到磨眼

上。韩冲拍了一下驴屁股，驴很自觉地绕着磨道转开了。

韩冲因为家境穷，三十岁了还没有说上媳妇，想出去当女婿，出去几次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家户，反复几年下来就这么耽搁了。也不是说韩冲长得不好，总体看上去比例还算匀称，主要问题还是山上穷，山下哪个闺女愿意上来？次要问题是他和发兴老婆的事情，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，这种事情张扬出去就不是落到了尘土深处，而是落入了人嘴里，人嘴里能飞出什么好鸟吗？

头一道粉顺着磨缝挤下来流到槽下的桶里，韩冲提起来倒进浆缸，从墙上摘下罗，舀了粉，一边罗，一边擦着溅在脸上的粉浆，白糊糊的粉浆像梨花开满了衣裳。韩冲想：都说我身上有股老浆气，女人不喜欢挨，我就闻着这个味道好，琴花也闻着这味道好。一想到琴花，想到黑里的欢快，他就鸟儿一样吹了两声口哨。他罗下来的粉叫第二道粉，也是细粉，要装到一个四方白布上，四角用吊带拎起来吊到半空往外沥水，等水沥干了，一块一块掰下来，用专用的荆条筐子架到火炉上烤。烤干了打碎就成了粉面，和白面豆面搭配着吃，比老吃白面好，也比老吃的玉茭面细，可以调换一下口味。

甲寨和沟口附近的村子，都拿玉茭来换粉面。韩冲

用剩下来的粉渣喂猪，一窝七八头猪，单纯用粮食喂猪是喂不起的，韩冲磨粉就是为了赚个喂猪的粉渣。做完这些活儿，韩冲打了个哈欠给驴卸了眼罩和嘴护，牵了出来拴到院子里的苹果树上，眯了眼睛望了望对面，想找一个人。没想到他想找的人现在也在崖边上往这边看，他赶紧三步并两步，用手抠着衣服上的白粉浆往崖头上走，远远地他就看见了他现在最想要找的人——发兴的老婆琴花。

“韩冲，傍黑里记着给我舀过一盆粉浆来。”

琴花让韩冲舀粉浆过去，韩冲就最明白是咋回事了，心里欢快地跳了一下，他知道这是叫他晚上过去的暗号。还没等得韩冲回话，就听得后山圪梁的深沟里下的套子轰地响了一下，韩冲一下子就高兴了起来，对着对面崖头上的琴花喊：“日他娘，前晌等不得后晌，崩了，吃什么粉浆，你就等着吃豕肉吧！”

韩冲扭头往后山跑，后山的山脊越发地瘦，也越发地险，就听得自己家的驴应着那一声爆炸，惊得“哥哦哥、哥哦哥”地叫。

韩冲抓着荆条往下溜，溜一下屁股还要往下坐一下。韩冲当时下套的时候，就是冲着山沟里人一般不进去，

獾喜欢走一条道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一点弯道都不绕。獾拱土豆，拱过去后你找不到一个土豆，拱得干干净净，獾和人一样就喜欢认死理。韩冲溜下沟走到了下套的地方，发现下套的地方有些不对劲，两边有两捆散开了的柴，有一个人在那里躺着哼哼。韩冲的头霎时就大了，满目金星出溜出溜地往出冒。

炸獾炸了人了！炸了谁了？

韩冲腿软了下来问：“是谁？”

“韩冲，你个龟儿子，你害死我了。”

听出来了，是腊宏。

韩冲奔过去，看到套子的铁夹子夹着腊宏的脚丢在一边，腊宏的双腿没有了。人歪在那里，两只眼睛瞪着比血还红。韩冲说：“你来这里干啥来了？”腊宏抬起手指了指前面，前面灌木丛生，有一棵野毛桃树，树上挂了十来个野毛桃果，有一只小松鼠鬼鬼祟祟朝这边瞅。韩冲回过头，看到腊宏歪了头不说话了，他忙把腊宏背起来往山上走，腊宏的手里捏了把斧头，死死地捏着，在韩冲的胸前晃，有几次灌木丛挂住了也没有把它拽落。

韩冲背了腊宏回到村里，山上的男女老少都迎过来，看背上的腊宏黄锈的脸上没有一丝儿血色。韩冲把

他背进了家放到炕上，他的哑巴老婆看了一眼，紧紧地抱了怀中的孩子扭过头去，弯下腰呕吐了一地。听得腊宏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哑巴抬起身迎了过来，韩冲要哑巴倒一碗水，哑巴端过来水。突然，腊宏的斧头照着哑巴砍了过去。腊宏用了很大的劲，嘴里还叫着：“龟儿子你敢！”韩冲看到哑巴一点也没有想躲，腊宏的劲儿看着猛，实际上斧头的重量比他的劲儿要冲，斧头咣当垂直落地了。哑巴手里的一碗水也落地了。腊宏的劲儿也确实是用猛了，背过一口气，半天那气丝儿没有拽直，张着个嘴歪过了脑袋。韩冲没敢多想跑出去紧着招呼人绑担架要抬着腊宏下山去镇医院，岸山坪的人围了一院子伸着脖子看，对面甲寨崖边上也站了人看，琴花喊过话来问：“炸了谁了？”

这边上有人喊：“炸了‘讨吃’了！”

他们管腊宏叫“讨吃”。

琴花喊：“炸没人了，还是有口气？”

这边上的说：“怕已经走到奈何桥上了。”

韩冲他爹扒开众人走进屋子里看，看到满地满炕的血，捏了捏腊宏的手还有几分柔软，拿手背儿探到鼻子下量了量，半天说了声：“怕是没人了。”

“没人了。”话从屋子里传出来。

外面张罗着的韩冲听了里面传出来的话，一下坐在了地上，驴一样“哥哦哥、哥哦哥——”地嚎起来。